

第一章 总 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以往科学知识 with 哲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优秀成果，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

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整准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应首先对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对象、特点与发展等等，从总体上有所了解。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一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具体说它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从哲学与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观的关系来看，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或称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世界观或宇宙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以世界的整体为对象的，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现象。它是从整体性、普遍性上反映世界的，而不是从局部性、特殊性上反映世界的。它反映的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比如，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否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世界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人与客观外界的关系如何，等等。这种总的看法，不是各种具体看法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具体看法的基础上，从具体看法中概括出来的，即从个性中抽象出来的共性。

由于整体包括着局部，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来存在，所以世界观作为关于整个世界的大道理能管小道理。它对人们的具体看法、具体行动有指导意义，起支配作用。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们的世界观不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也就不同，对人生的看法、态度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会不同。可见，世界观比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看法、具体知识，更带根本性。

总之，世界观是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

世界观说起来似乎很抽象，其实是很现实的，人人都有世界观。人们生活在世界上，都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同周围的各种事物打交道，接触它们，了解它们，并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是对个别的具体事物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取得一定的认识，随着实践的继续，眼界不断地扩大，对于已经得到的各种具体知识连贯起来加以思索，并进行概括和总结，逐步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由特殊到一般，从而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即一定的世界观。这种认识过程，在人们的头脑里都会这样或那样地发生着，所以每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都会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一切现象、处理各种问题的。人人都有世界观，而不是只有哲学家才有世界观。

不过，人们在实践中逐步自发形成的世界观，一般是不系统、不完整、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有的人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受到各种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日月星辰在运行，一年四季在更替，花草树木在生灭，祖国面貌在日新月异，

自己的年龄也与日俱增，回首往事时，更加感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就是几年，于是在此基础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总的看法，认为“一切皆动，一切皆变”，这就是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同时，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由于对现有的工作条件习惯了，对现有的工作制度习惯了，对现有的工艺规程或操作方法习惯了，久而久之又形成了一种墨守成规的思维习惯，想问题、办事情惯于维持现状，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把相对静止绝对化了，即又形成了一种与辩证法相反的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观点。

由于自发形成的世界观缺乏自觉的理论概括，没有使它带上条理性综合性，因此，一般不是用哲学的名词，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缺乏理论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而是往往透过对具体事物的看法表达出来的。所以，也不能说只有用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才算世界观。人们对于各种事物的具体看法、具体态度，归根到底是受这种或那种世界观支配的，对于具体事物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要注意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抓住根本。

人人都有世界观。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人们都是从一定的阶级立场出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都是根据一定阶级利益，对实践经验、具体知识进行抽象概括的，因而不同阶级对整个世界就会形成根本对立的看法，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①“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代表着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就是人们把一定的世界观，用一定的名词术语，奴物质、意识、质变、量变、对立、统一等等，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采取概念体系的形式，即理论的形态，完整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即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哲学来源于生活，它根植于每个正常人的实际活动中，它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世界观的理论升华，是人们世界观的理论表现，哲学并不神秘，是以研究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最一般规律为对象的。但是，哲学又不等于自发的世界观，人人都有世界观，但不等于人人都懂哲学，要想掌握哲学，必须靠认真学习，下一番功夫，才能从自发到自觉。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知识贫乏，人们只能形成一种朴素的原始世界观，其中除了原始人对周围世界某些自发的唯物主义看法外，还有大量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的内容。这时只有哲学思想的萌芽，还没有条件形成系统的哲学学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分化为利害不同的阶级，同时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有了文字，有了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同的世界观进行理论升华，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不仅有了阶级利益的需要，而且有了可能。所以，有了阶级斗争才有哲学。

第二，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看，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和其他科学都以现实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过，各种具体的知识部门只研究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事物及其过程。比如，自然科学只研究自然规律，社会科学只研究社会规律，思维科学只研究思维规律。而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研究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最一般规律的，是关于整个世界一切领域的一般知识。

那末，这种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人们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是在各种具体知识的基础上，从具

体知识中概括出来的。这是因为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中蕴含着共性。世界上的具体知识部门虽然种类繁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三大类，即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哲学来自非哲学，共性来自个性，它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与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哲学要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要以哲学为指导，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但不能相互混淆、相互代替。

在古代，人们对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认识很肤浅也很笼统，在那时哲学同各种具体知识之间，还没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界限，哲学家往往也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学者，比如古希腊的泰勒斯既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天文学家、数学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具体知识经过不断积累和丰富，日益发展成为独立的专门科学，具体科学与哲学逐步分化开来。从十五世纪下半叶系统自然科学即实验科学产生以后，加速了具体科学同哲学的分化。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哲学家们还往往把自己的哲学看作是凌驾一切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具体科学在内的“科学之科学”，常常以猜测和臆想来填补科学发展中的空白。它虽然也概括了一些科学成果，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次新发展，都一再地暴露了它的错误和荒唐。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才否定了“科学之科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第三，从哲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最普遍的范畴及其构成的逻辑体系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

哲学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由社会存在决定，是社会存

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是，由于哲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所反映的内容不同、方式不同，又各有特点，哲学又不同于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比如，政治思想是一定阶级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而展开的、关于如何处理阶级关系问题的理论和观点，它包括关于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斗争、政治生活以及政策和策略，等等问题的思想和观点。艺术则是以生动的、具体的、感人的形象来反映存在，再现生活。宗教是对存在的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它树立偶像，提倡迷信盲从。而哲学，是以最普遍的范畴及其构成的逻辑体系来反映社会存在的，它作为关于整个世界的大道理，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起指导作用，并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般原则指导人们的实践，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对社会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

二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地位、作用与意义

哲学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但是哲学中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呢？它包括什么内容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这是对几千年来认识史、哲学史的科学概括和总结。

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精神与物质谁是本原，即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简称为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第二方面，精神能不能反映物质，物质是否可知，即精神与物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其中，第一方面是基本的决定的，是第二方面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制约着第一方面。

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为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呢？这是由它在哲学中的地位决定的。那末，它的地位如何呢？

第一，它是一切哲学派别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具体科学不同于哲学，它反映的是现实世界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特殊规律。因此，它不需要、也不可能从总体上直接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是以世界的整体为对象的，要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就必须从总体上直接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否则就不能反映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就没有资格成为哲学。

第二，它也是哲学领域中最高的问题。哲学领域中要探讨的世界观问题是许许多多的，比如有：运动、规律、时间、空间等问题。其中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最高问题。因为它是研究和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着解决其它问题的路线与方向。比如，在这个问题上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就会相应地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空间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等等，使其他问题按照唯物主义路线加以解决，以形成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相反，在这个问题上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就会相应地认为精神是运动的主体，时间空间是主观的认识形式，规律是心理习惯，等等，使其他问题沿照唯心主义路线加以解决，并形成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既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中处于如此重要地位，那末它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呢？

总的来说，它在哲学发展中起着分营垒、划界限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分成两大阵营。凡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营垒；凡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精

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阵营。

这一划分正确地揭示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内涵，也可以说是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下了科学的定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只应在这个科学的意义上加以运用，不能主观随意地进行解释。

历史上，有些人为了贬低唯物主义抬高唯心主义，曾经对它们的涵义进行歪曲。他们说唯物主义是一种主张专门追求物质享受的学说；唯心主义是一种主张专门追求崇高理想、人类进步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生下来就有两种本性：一种是追求物质享受的要求；一种是追求精神美满的要求。追求物质享受的本性是低级的，是野兽本性的残余；而追求精神美满的本性是高尚的，是一种天使本性的表现。唯物主义是把人的野兽本性的方面发展了，唯心主义是把人的天使本性的方面发展了。他们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来侈谈人的本性，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曲解。他们把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同追求物质享受大吃大喝否定崇高理想等同起来，是对唯物主义的一种恶意指谤。

哲学史上，还有的哲学家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是由哲学家的性格决定的。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说：“依哲学家的性情气质，可将其分为二类：一为软心的哲学家；其心既软，不惜将宇宙间有价值的事物归纳于无价值者，故其哲学是唯心的，宗教的，自由意志论的……。一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心既硬，不借下一狠手，将宇宙间有价值的事物概归纳于无价值者，故其哲学是唯物论的，非宗教的，命定论的，……。”^①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对立，决不是哲学家的心理性格的不同。唯物主义提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反映世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乃是真正的重视精神文化。硬把否定、抹杀精神文化的罪名强加在它的头上，岂不

^① 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页。

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

总之，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也只应在这个意义上加以使用，不能对它们的涵义进行歪曲。

哲学史上哲学流派形形色色十分之多，真可谓千流百派。但是，它们都不能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归根到底都分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流派。除了这两个哲学基本派别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

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二元论。它认为物质与精神两者都是世界的本原，两者彼此独立、互不相属，没有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分别。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儿持这种观点。他在建立其哲学体系时，从普遍怀疑出发，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然后通过一系列推理，推出心灵、上帝、物质三个实体，并对三者的本性和关系作了说明。他认为，心灵的本性是思维，物质的本性是广延；广延不能思维，思维不具有广延，因此精神和物质两实体性质各异，互不相通，不能互相决定。于是，他建立起欧洲近代典型的二元论哲学。二元论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上，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上，它认为精神也是一个独立的本原，否定了物质对精神的根源性，这本身就抬高了精神贬低了物质，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来办不公正的事情，其结果必然倒向唯心主义。笛卡儿就是如此，他认为精神与物质两实体虽然是彼此独立的，但都是相对的，它们最终依赖于上帝这一绝对的实体，上帝是决定精神与物质的最后根源。他以上帝的名义坚持了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原则。所以，他的二元论最终导向了唯心论。

有一些折衷主义的哲学流派，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掺和在一起，时而在这个问题上偏向唯物主义，时而在那个问题上偏向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物，摇摆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这只能表明它们思想上的混乱，决不意味着它们

是真正独立的第三派别。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派别不能回避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对思维与存在谁是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营垒。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作用。

第二，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问题，是区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界限。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认识论上分属于两大派别：凡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思维与存在之间有同一性、世界是可知的，属于可知论范畴。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一些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都对此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在认识论上坚持可知论立场。在可知论中，有唯物主义可知论与唯心主义可知论的区别。唯物主义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认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唯心主义可知论也承认世界可知，但它把世界看成某种精神的产物，而认识世界不过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而已。

凡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思维与存在之间无同一性、世界是不可知的，属于不可知论范畴。在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康德。他们认为人的认识只限于感觉，超出感觉之外，一切都不可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不少人也带有不可知论色彩。这都是错误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恩格斯曾指出，对于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①在实践中真理性的认识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从而也就有力地驳斥了不可知论和唯心论。

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发展中既然能起分营垒、划界限的重大作用，所以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在理论上的意义：

第一，它是揭示哲学发展规律的指南。在哲学史上，不管哲学流派多么复杂，哲学概念怎样繁多，只要我们以哲学基本问题为准则，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就能从迷离混沌的状态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就能发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这一基本线索，以及在两军对战中，科学的唯物主义不断发展壮大这个基本趋势，从而掌握哲学发展的规律。

第二，它是揭露唯心主义伪装的思想武器。众所周知，现代许多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为了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和消极的社会作用，打着“无党性”的旗号，提出要用“实证的事实”“中立的要素”等非心非物或亦心亦物的新概念来代替物质与精神的“古老”的“形而上学”概念，把自己标榜为超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上的“最新的”、“科学的哲学”，给人以假象，而将其本质隐蔽着。

那末，怎样揭露其实质呢？只要我们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思想武器对其进行分析解剖，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诡辩言词”和“烦琐语句”背后，所实际坚持的是从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以逻辑实证论的所谓“证实理论”为例，它认为有两种命题：一种是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命题，这种命题要用“经验”来证实。可是，它所说的“经验”不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是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主观心灵的自由创造物。另一种是不涉及事实的逻辑和数学命题。这种命题不需要用“经验”来证实。可是，它所说的逻辑和数学没有客观基础，而是“先天科学”。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这种主观经验与先验逻辑根本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唯心主义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可见，所谓“无党性”、“中派哲学”等遁词不过是唯心主义的伪装而已。

在实践中的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对哲学家研究哲学有理论上的意义，而

且它也是实践中的根本问题，对于各种实践活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任何人在工作、学习与日常生活中，都不能脱离周围环境，都要通过各种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来认识世界，通过各种言论行动来改造世界。在认识、改造世界的各种活动中都贯穿着一个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通常所说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比如，你是个领导干部，你就面临着一个实际情况与决策的关系问题；你是个法官，你就面临着一个案情与判决的关系问题；你是个医生，你就面临着一个病情与处方的关系问题。

总之，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能否自觉地正确地处理好这一问题，是能否搞好各种活动的关键。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如果能自觉地遵循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想问题办事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端正了，行动路线就对头。这样，就能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必然，得到自由，把事情办好。相反，如果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原则，想问题办事情从主观想象出发或从本本出发，思想路线不端正，行动路线不对头，就会到处碰壁，把事情办糟。

第二节 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凭空出现的，为了搞清它的来龙去脉，需要对其产生以前的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作一梗概的叙述。

一 唯物主义的三种历史形态与 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

唯物主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与社会实践

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相联系。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种历史形态。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

第一，朴素唯物主义，亦称自发的唯物主义：

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是奴隶主民主派和新兴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进步阶层的 worldview。

初期的朴素唯物主义，用某一种或某几种具有固定形态的物质来说明宇宙万物的生灭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寻找这个统一”。^② 古希腊泰勒斯认为，万物产生于水，并经过各种变化之后又复归于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是世界的本原。这种观点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同当时人们实践活动的范围比较狭窄、生产的广度与深度十分有限相联系的。那时，人们只能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直接认识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事物，得到一些有关的具体知识，从这些比较贫乏的具体知识中，直观地去寻找万物的本原，并形成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其结果，就会把一些常见的比较大量的，与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具体东西当做万物的本原；使得作为万物本原的普遍性的东西，不但没有舍掉具体的东西，反而体现为具体的东西，用某种具体存在物来代替所有具体物质形态的客观实在性。亚理士多德在分析泰勒斯为何把水当成万物本原时说：“泰勒斯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也许是因为他看到一切的养料都是湿润的，而温度本身也由这种（湿润的）东西生成，生物皆藉湿润以维持其生存。……而水又是一切 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5页。

润物的本原，所以他得到了这种思想。”黑格尔说：在泰勒的命题里，“感性的水并不是被当作与其他自然元素和自然事物相对待的特殊事物，而是被当作溶合和包含一切实际事物在内的思想，——因此水被了解为普遍的本质”。^②

随着人们实践范围的扩大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后期阶段的朴素唯物主义逐步摆脱了把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具体物质形态的局限性。欧洲出现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开始从物质结构上研究世界的本原。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不能再分的“物质微粒”——原子组成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则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一种极细微的流动的物质——气构成的，气是世界的本原，提出了气一元论。战国时期荀子认为物质性的“气”是构成世界的根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③统一的气构成自然界的万物，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荀子还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可贵命题。东汉王充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在说明神形关系时，表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⑤北宋张载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⑥

朴素唯物主义往往和朴素辩证法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把“五行”当作世界的本原的同时，还以它们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世界的联系和发展。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绝妙地说明了世界发展的辩证景象。他说：世界是包括一切的

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2—第183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85—186页

③ 《荀子·王制》。

④ 《论衡·自然》。

⑤ 《神灭论》。

⑥ 《正蒙·太和》。

物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

朴素唯物主义是依据直观经验和比较粗浅的自然知识所做的理论概括，缺乏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体系，带有一些猜测的成分。因此，它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特点。

第二，机械唯物主义，亦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它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反对封建主义、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

与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适应，出现了一批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唯物主义者。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反对经院哲学。培根在总结当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概括了观察、实验和归纳等认识自然的实验方法。霍布斯继承了培根的思想，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它是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基础。世界上除了具有广延的物体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东西。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论证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批判了宗教神学和笛卡儿的二元论。

培根、霍布斯所生活的时代，尚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手工工场阶段。此时人们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多半是杠杆、齿轮、水磨等简单的机械装置，使用的能源主要是自然力（风力、畜力、人力等等），生产中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力学问题。因此，在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初期，机械力学占首要的中心的地位。从刻卜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到伽利略发现落体定律，到牛顿发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机械力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那时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只能主要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用力学规律来解释形形色色的各种现象。霍布斯的思想具有典型的机械性。他的唯物主义是近代欧洲第一个系统的机械论体系。他认为，运动就是“不断地

放弃一个位置又取得另一个位置”的机械运动，世界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体不过是精妙的小机器，心脏好比发条，神经好比游丝，关节好比齿轮，甚至连欲望、忿怒、爱情、恐惧等情感活动，也是纯粹机械原因引起的。在他眼里，世界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感性内容，变成了几何学家的纯粹机械图式了。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展的顶峰。它既有明显的机械性，又有一些辩证法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

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一些人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十七世纪英国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一些人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在谈到早期法国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拉美特利时说：“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①他继承了笛卡儿在《物理学》中所阐述的物质是唯一实体的思想，依据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和医学的成果，肯定了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物质实体，物质不仅具有广延的特性，而且有运动和感觉的属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物体，都不过是物质实体的不同表现形式。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特殊生物，人的思想、灵魂不过是人的肉体组织——大脑的一种机能。它以人的肉体组织的状况为转移，与肉体组织共存亡，从而否定了灵魂不死论。拉美特利的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显著的机械性。他抹杀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继笛卡儿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观点之后，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观点。在他看来，人与动物一样，也是一部机器，充其量只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和几条弹簧，人的思想也不过是人脑这块物质进行机械运动的产物。

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狄德罗，在吸取新的科学成果（主要是生物学家毕丰的物种进化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英国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主义的经验论和笛卡儿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他的唯物主义学说中，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火花。狄德罗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本身具有运动的能力，万物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他把运动形式分为“分子外部的力”和“分子内涵的、固有的、内部的力”，前者表现为移动，后者表现为激动，前者会消失，后者不会消失。他指出“自然中一切都互相联系”，^①无机界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有机界，思维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他在强调自然现象的连续性时忽略了它们之间质的区别。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日益成熟，在哲学上表现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解体，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产生。

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与唯心主义哲学中，明确地阐述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认为自然界不能被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自然就是它自身的原因，它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空间、时间和机械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因此人能认识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他把人及产生人的自然界宣布为哲学的唯一对象，并把自己的哲学叫人本学。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推翻了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长期统治，“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②，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其影响。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虽然包含某些辩证法因素，但机械性、形而上学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仍然是唯心史观。它企图用机械运动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把各种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否认事物因内部矛盾而引起的发展，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质上是不变的，即使有变化不过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以及事物的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页。